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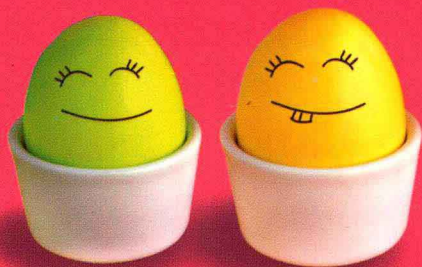


凌眉
著

情 对 手 逢

QingFeng DuSh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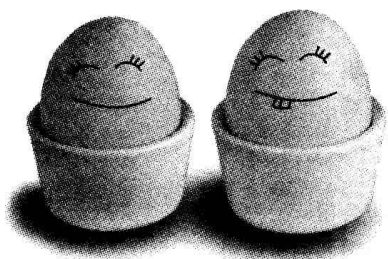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彼此相爱，
却不能够在一起，
而是明知道真爱无敌，却装作毫不在意。



情逢对手

QingFeng DuShou

凌眉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逢对手/凌眉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5

ISBN 978-7-5125-0197-3

I. ①情… II. ①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3964号

情逢对手

作 者 凌 眉
责任编辑 赵 辉
统筹监制 葛宏峰 何亚娟
策划编辑 何亚娟 朱 菲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市场推广 张 蓉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6开
16.5印张 279千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197-3
定 价 26.8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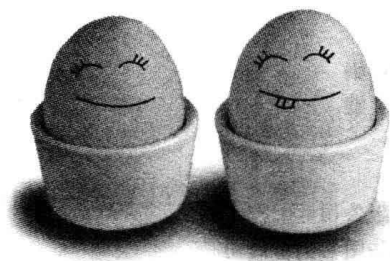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爱只是个传说 / 5
- 第二章 绽放 / 33
- 第三章 是非题 / 56
- 第四章 如果的事 / 84
- 第五章 花开的声音 / 112
- 第六章 勇气 / 138
- 第七章 明天的微笑 / 169
- 第八章 试探你的温柔 / 199
- 第九章 想你，零点零一分 / 220
- 第十章 我相信 / 241

情 对 手

QingFeng DuShou

凌眉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逢对手/凌眉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5
ISBN 978-7-5125-0197-3

I. ①情… II. ①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3964号

情逢对手

作 者 凌 眉
责任编辑 赵 辉
统筹监制 葛宏峰 何亚娟
策划编辑 何亚娟 朱 菲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市场推广 张 蓉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6开
16.5印张 279千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197-3
定 价 26.8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爱只是个传说 / 5
- 第二章 绽放 / 33
- 第三章 是非题 / 56
- 第四章 如果的事 / 84
- 第五章 花开的声音 / 112
- 第六章 勇气 / 138
- 第七章 明天的微笑 / 169
- 第八章 试探你的温柔 / 199
- 第九章 想你，零点零一分 / 220
- 第十章 我相信 / 241



第一章 爱只是个传说

孤孤单单一个人角落，只有寂寞陪着我，试着让酒精来麻醉我，以为自己很洒脱，纷纷扰扰无聊的生活，总让人有些困惑，爱情时常也总会让人，分不清对与错。难道爱情对我来说只是一个传说，究竟我该怎么做？

——雨天《爱只是个传说》

典雅的西式餐厅，热带风景植物后的独立餐桌，两个人相对而坐。男的西装革履，面前的食物几乎一口没动；女的衣着时尚，神态自若，正在奋力和面前的羊排作战。羊排被有条不紊地分割开来，一小块一小块，全优雅而从容地进了那张蠕动着的红唇。

一男一女，一动一静，相映成趣。

两个人不像熟人，可在一张餐桌上吃饭，也不会是陌生人。

环境相当地优雅浪漫，气氛却相当地怪异莫名。

当沈春晓把最后一块羊排咀嚼咽下，拈起餐巾擦嘴角的时候，终于有空打量一眼面前的男士，这才发现他一口没吃。她后知后觉意思意思地尴尬了一下，很有主人翁精神地说道：“嗯，那个……杜卫琪杜先生是吧？你也吃啊，这家餐厅食物挺美味的，你要不吃，那是你的损失哦！”

杜卫琪笑得很便秘，他一直想找机会和面前这位女子说说话，所以一直看着她，想等她吃东西的空隙里闲谈两句。可是，她一张嘴就没有停过，像食物加工机似的，

不过他得承认，那是个优雅的食物加工机。

见她终于开始关注自己的温饱了，杜卫琪只好说道：“嗯……我不饿！”吃饭事小，相亲事大！

“哦，那咱们可以走了！”食物加工机松了口气，说道，“我不想占你便宜，也不想被占便宜，毕竟咱们还不熟，AA制吧？！”

“不，我请吧！”虽然没有交谈，杜卫琪觉得面前的女子挺率性，不做作，有几分好感，再说他也不是计较这点小钱的人。

“不用了！还是AA！”沈春晓笑容中有一份礼貌的坚持，招手叫来服务生，埋单。

简直像军事化训练过后的干脆利落，根本没有给杜卫琪过渡的阶段，沈春晓已经先把自己那一份付了，从这一点就显示了她的熟练程度。这要相多少次亲才会这么熟能生巧？

杜卫琪在被动中只好苦笑着把自己的那一份付掉。

两个人步出餐厅，杜卫琪斟酌着想约她去哪里走走，既然吃饭的时候没有达到良好的沟通交流，他甚至连她的基本情况也不了解呢，那深入了解一下是有必要的。

沈春晓却无意再深入下去，她略略侧过脸来，笑意微微，道：“杜先生，不好意思，我还有事，今天就到这儿了。”这是肯定语气，不是征求意见！说着继续发扬她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招了辆TAXI，回眸一笑，说道，“拜拜！”

不能说不客气，不能说不礼貌，可是，她连相亲的基本程序都没走完呢！

TAXI绝尘而去，被晾在路边的杜卫琪觉得自己像耍猴人手里的一只猴子。这个女孩子是来相亲的吗？只是找个人陪着一起吃顿饭吧？他绝对肯定，她根本就无意与他发展，光从她只看食物不看他就知道。

他猜对了，沈春晓的确不是来相亲的，可是，耐不住死党一再缠磨，并许以大餐加礼物，才赴汤蹈火地前来替死。

还好，整个过程不需要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沈春晓在TAXI里拿出手机，拨了赵燕茗的电话，特务接头似地说道：“任务完成了，成功突围！”

赵燕茗的笑声张扬得像挂在风口的铃铛，声音轻快：“好了，又能向老妈交差了。”

沈春晓摇头翻白眼，她和赵燕茗同岁，二十八了，都拽着青春的尾巴死命装嫩。

不过，赵燕茗再装，装不过老妈的火眼金睛，电话一个接一个地催，最后发展到组织强大的亲友团逼着她一天一回地相亲，像做家庭作业似的。

赵燕茗不堪忍受，就依样画葫芦威逼利诱沈春晓下水瞒天过海，美其名曰有福同享，沈春晓觉得背后的潜台词是好朋友就是拿来出卖的，交友不慎是她人生最大的悲哀。

不过，她也没有损失不是吗？吃饭喝咖啡的账单有人报销，额外还有大餐奖励。

她负责的是挡驾，让一个个相亲男们知难而退或者兴味索然，虽然为此她不惜自毁形象。但成绩可观，目前，成功突围率是百分之百。

在这点上，她非常庆幸自己独自在这个城市，老爸老妈电话遥控再勤，她在这边尽可蒙混过关。

赵燕茗那边危机解除，转来调侃沈春晓了：“春晓，怎么说你也帮我相了二十来个了，有没有中意的？要有，就先把你终身大事给解决了，我这也算是为社会和谐作贡献了不是？”

沈春晓却义正词严：“朋友夫不可戏，相得再多，那也是你的，我连眼角也不会去觊觎一下！”

赵燕茗碎骂道：“去你的，那我得有多少个丈夫啊？”

沈春晓哈哈大笑，引得TAXI司机不断从后视镜里看她，她也不在乎，说道：“你要真为我着想，别再让我当替死鬼就算大慈大悲大恩大德了。一想到我在你的威逼利诱下去欺骗那些纯洁的心灵，我就觉得自己在犯罪！”

“得了吧你，你去相的，最年轻的也二十九岁了，这年龄段的男人还有纯洁的心灵？天方夜谭啊？骗鬼去吧！”赵燕茗不屑地说。

沈春晓也忍俊不禁，她虽然有恋爱恐惧症，把自己的感情心门牢牢封锁，但是相亲不一样，尤其是替人相一场绝对不会有结果的亲，更不会有丝毫影响。

两个人玩笑了一回，挂了电话，沈春晓火速赶回公司，继续她那被赵燕茗求救电话打断的工作。

公司在九楼，进了电梯，她刚按上关门键，有人在不远处急声叫道：“等一等！”

沈春晓本能反应地赶紧按开门，来人一边扯着领带一边进来，赶得急，气息有点

粗。沈春晓一见是他，脸色就冷了下去，要关门把他阻在门外。他动作挺快，长腿一迈，已经进来了。

沈春晓不想表现得自己没风度，再次按关门键，又选了楼层，可心里终有点忿忿的，斜眼看着他，带点鄙夷地道：“卢经理，被高利贷追啊？瞧你这嘴歪眼斜，衣冠不整的。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公司就你这形象，那咱们不是都被你连累了？”

楼层向上，卢浩翔喘过气来，哈哈一笑，被指的嘴歪眼斜的部分全部正了位，意态闲闲地道：“多谢关心！沈经理，新官上任的三把火是不是烧得太久了？设计部的防火墙也被你穿透，是不是要莅临指导咱们部门的工作啊？”

沈春晓哼了一声，冷冷道：“你们部门的事，我才没兴趣呢。”

两人一个是市场部经理，一个是设计部经理，按理说，这两个部门应该合作无间一团和气的。可沈春晓和卢浩翔不太对盘，沈春晓升职半年来，与卢浩翔的摩擦不下百次。

两人的梁子还得从一年前沈春晓升职说起，当时沈春晓还是市场部主任，与另一个主任一起竞争经理职位。关键时刻，一个由沈春晓和卢浩翔合作的大项目出了问题。由于发现得早，沈春晓补救及时，没有出大篓子，有惊无险地升任了经理。

当时能做手脚的就是卢浩翔，想想自己险些在小人的暗算中与经理之位失之交臂，如果不是自己聪明运气好，这经理位置上不定坐的谁呢，沈春晓怎能不对卢浩翔恨得牙根痒痒？

卢浩翔对沈春晓也有心病，一年前他和女朋友安珠分手了，安珠更是决绝地远走加拿大，让他想补救也补救不了。众所周知，安珠与沈春晓是好朋友，如果不是沈春晓小心眼公私不分，为工作中的小小争执就公仇私报怀恨在心不说好话，安珠怎么会离他而去呢？

虽然事情都过去了一年多，但矛盾不但没有消解，反有加剧现象。

工作中意见分歧和种种事端让两人关系紧张，沈春晓固然牙尖齿利，卢浩翔也是唇枪舌剑，只要一见面，就一定硝烟弥漫。不过两人实力相当，每次都平分秋色。

全公司都知道两人这种关系，好在他们一向公私分明，私底下互掐得硝烟四起血肉横飞，工作中该合作处合作，该商议处商议，偶尔也笑里藏刀地客气几句，全没斗得白热化的痕迹。

只要不影响大局，分管设计部和市场部的副总贾乐山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当没看见

了。

卢浩翔上上下下打量了沈春晓一眼，用油油的语气好整以暇地道：“先前我开车经过B&R西餐厅，看见某个人在那儿吃饭！”他带点坏坏的笑，调侃地道，“没想到，一向以美貌聪明自诩的沈经理，居然会去相亲啊！”

“我相亲关你什么事？”沈春晓恼羞成怒，要不是看在那顿午餐还算丰盛的分上，她会火速地把赵燕茗叫过来凌迟碎剐了，代她相亲事小，被眼前这个小入奚落事大。

“当然不关我什么事，你不用这么气急败坏！”卢浩翔哈哈一笑，为自己的猜测轻易得到证实而有略微的得意，他正了正领带，一只手撑着电梯壁，一手放进裤兜，闲闲地道，“据说女子年纪大了不恋爱不结婚，会内分泌失调，据本人不完全统计，更年期提前的几率更达到百分之七十。说不准，池鱼之殃就祸及自身，谁愿意和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炸弹共事？难得你准备把自己嫁出去了，这是市场部之福，也是设计部之福！我这不也是本着关心大龄女青年，关心国家和谐事业的精神关注你嘛！”

沈春晓瞪他一眼，反唇相讥：“我再大龄，那十位数上放的不也还只是2吗？你还是顾好你自己吧！”

卢浩翔笑得很没正形，吊儿郎当地道：“话可不能这么说，男人三十一枝花，何况本人事业有成，长相英俊，风度翩翩，行情正好。只要我愿意，还能脱不了一个单身啊？不像有些人，已经开始为嫁不出去发愁了，相亲……哈哈哈！”

他一脸忍笑忍到内伤的样子很欠扁，沈春晓恶狠狠地道：“很好笑吗？”

卢浩翔憋得脸通红，道：“当然……不好笑，哈哈……”

沈春晓气得脸色通红，被他这样奚落取笑，偏偏没法解释，当然，能解释她也不屑于对他解释，他是谁呀？她带着咬牙切齿的恼恨和气无可出的郁闷，恨恨地瞪着他。

卢浩翔一点也不在意，她越气，他越笑，机会难得，不逮住好好挫挫她的威风，就对不起他这张嘴。

“笑笑笑，笑死你！”沈春晓低声骂道，“小人得志！”

“多承夸奖！”卢浩翔笑得得意，“你又好到哪里去？古人说过，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我只是小人，你不但小人，还是女子！”卢浩翔收住笑声，可眉头眼底鼻子嘴唇，甚至头发都显示他在笑。

“我怎么小人了？不像某人，表面斯斯文文，原来是斯文败类。暗箭伤人，还好意思活在光天化日之下！”

“沈春晓，拜托你讲点道理，我早说了不是我，你到底要我说多少遍？”卢浩翔见她旧事重提，刚才的闲适变成了忍耐和忍不住的尖刻，“你也已经让安珠离开我了，你还不称心吗？”

“你说多少遍也改变不了你是小人的事实！”沈春晓冷冷道，“至于你和安珠感情出了问题，关我什么事？不过你血口喷人惯了，跟你一般见识掉价，我可不想显得我跟你一样没品！”

“彼此彼此！”

电梯终于到了，叮地一声，门开了，沈春晓一刻也不想多待，气呼呼地从他身侧挤出去，出了电梯。卢浩翔腿长，也快步走出来。

沈春晓瞪他一眼，气咻咻地向左走，卢浩翔不示弱地回她一个冷眼，气哼哼地向右走。

晚上，沈春晓和赵燕茗在Cynthia PUB见面。

吧台的高脚凳上，赵燕茗一身酒红色低胸晚礼服，美得张扬，拈杯轻啜着那种浅蓝色液体时，红唇轻启，妖精一样妩媚。

沈春晓就低调多了，浅黄色小外套，整个打扮不张扬，却也不低俗。

两个人看着舞池里随着音乐起舞的人群，唇边都噙着一缕笑意。赵燕茗长相身材俱佳，眼界也高，相亲的对象哪里能入眼？要不是怕老妈在狂怒之下心脏病发，她才不会这么委曲求全地一再献给沈春晓那么谄媚的笑脸请她李代桃僵呢。

她喜欢现在这种生活，音乐，霓虹灯，鸡尾酒，看似很近其实很远的人们，身边有好友相伴，日子散漫但舒服。为什么非得找个男人呢？她一个人也可以把日子过得很精彩。就算一定要找个男人吧，那也得自己选中的。

她始终觉得相亲是一件最荒谬的事，尤其是在某些电视台大力推出那些相亲节目之后，她更感到可笑，觉得相亲是文明的倒退。自由恋爱都进行一百年了，作为一个都市时尚女性，终身大事反倒去靠媒妁之言？

没有爱情的婚姻围城，她是宁死不进的。即使有爱情，她也未必敢进呢。想想，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观念不同，经历不同，思想不同，却要同进同出，而且是长期

的。

爱情的保鲜期永远在未婚阶段，一旦标上了所有权，一切都会改变，就像人们说的，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她总不能明知是坟墓还一头扎进去吧？活腻了？

这点上，她非常羡慕沈春晓有对好蒙混的父母，沈春晓只消对着电话说现在正在恋爱中，那边立马乐滋滋地该干吗干吗去了，一点也不怀疑沈春晓这话的真实性。她要有这样一对父母，她就去烧高香，可惜，她的父母精明得好像福尔摩斯重生，根本糊弄不了。

大凡大龄女子都有相亲的经历，但没几个会有她这么惨，她的资料和照片雄踞在各个婚介所的头条，整得跟个通缉犯似的，可见二老多下血本。

只是没结婚没找男朋友，不表示嫁不出去，对于老爸老妈这种行为，她是很腹诽的，她觉得他们的确操心得过火了，一门心思只想绑着女儿进洞房。不过，腹诽只能掩藏在孝顺的微笑之下，一点儿也不敢透露。

这也是她一定要拖沈春晓下水的原因，她正在水深火热之中呢，作为好朋友，说什么也不能让沈春晓站在岸上鞋都不湿。

刚开始她也没想出此下策，可一连几天和一些歪瓜劣枣（赵燕茗语）相亲后，她就再提不起兴致来，一律要沈春晓挡驾。

除了沈春晓，她也祸害不到别人了。

以前加上安珠，三个女人一台戏，她们的日子一直过得风生水起，要多快活有多快活。可半年前安珠远走加拿大，三鼎足缺一。而长期沉迷在麻将和象棋中的二老不知怎么一夜之间意识到她的年龄正呈稳步增长趋势，开始逼她结束单身了。

她不是不渴望爱情，不想谈一场心驰神往的恋爱，不想和那么一个人一起演绎柴米油盐。可是，这不是超市购物，而是双向选择的过程，更何况，相亲对象充其量不过合适而已，她要的是心动。

她不觉得现在她的爱功能已经退化到只需要找个合适的而不是心动的男人。

父母越是无孔不入般多方逼她相亲，她越是逆反，越是恐慌，只差落荒而逃了。至今没逃的原因，是因为身边这个死党能拖来挡驾，可以让她勉强把孝道在相亲的过程中阳奉阴违地进行下去。

现在，沈春晓就一脸轻松自在地轻啜着长岛冰茶，闲闲适适的。看着那张姣好而安然宁静的脸，她真难以想象当沈春晓面对着相亲男，埋头于食物中的情景。这想法

让她忍不住笑。

沈春晓白她一眼：“看够了没有？我又不是男人！”

赵燕茗扑哧笑出来，说道：“你是男人就好了，我妈就不会再这样逼我相亲了！”

沈春晓也笑了，但马上又正色警告：“以后你自己搞定，说什么我也不做替死鬼了！”今天被卢浩翔那个可恶男人逮住机会一顿连讥带讽，她可不想再有下一次。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呗！”赵燕茗坏笑。

这时，有人端着酒杯走近，意态悠闲，温文尔雅，向沈春晓打招呼道：“赵小姐，你好！”

两人同时侧头，面前男子笑容满面，这不是先前相亲的对象杜卫琪吗？世界真是小，随处可见呀。

沈春晓笑盈盈地道：“杜先生，找赵燕茗小姐？喏，她才是！”说完这话就知道遭了殃，腿上被赵燕茗的九阴白骨爪攻击，还中了一招无影脚。她忍着痛，保持着脸上完美的笑容，不怕死地又道，“她有相亲恐惧症，所以我不得已只好代劳。现在正主儿在这里，你们自己聊吧！”

杜卫琪表情怪异，面容扭曲三秒，终于恢复正常，挺有风度地笑道：“原来是这样，幸会两位！赵小姐，看来我们挺有缘，还是见了。”

赵燕茗被推到台前，虽然底下九阴白骨爪和无影脚齐出，面上却绝对地淑女风范，礼数周到地举杯：“不好意思，我不是针对赵先生，只是不喜欢被逼着相亲。具体细节就不解释了，既然在这里遇见，我道歉，先干为敬！”

杜卫琪倒没在意，微笑道：“没关系！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喝了酒，气氛顿时轻松，三个人正式重新认识，又闲聊了几句，对面有人叫杜卫琪过去喝酒，他微笑道：“我那边还有朋友，先失陪了！”

“请便！”赵燕茗如释重负，去个酒吧还能遇上相亲对象，她觉得自己真衰。

杜卫琪看了旁边笑吟吟的沈春晓一眼，礼貌地点点头，回到他朋友那边去了。

赵燕茗给了沈春晓一个白眼：“姓沈的，我怎么今天才发现你这么没义气啊？”

沈春晓还她一个白眼，好笑地道：“我只负责在相亲的时候冒充你的身份，其他时候，我总不能还顶着你的名号招摇撞骗吧？”

赵燕茗叹了口气，话语里有点萧索意味：“你说得对，我真有相亲恐惧症，这是

被我老妈逼的。哎，春晓，咱俩一个相亲恐惧症，一个恋爱恐惧症，看来，这辈子里别想走进婚姻围城了！”

“那也不一定，说不准有人能治你相亲恐惧症呢，比如说，刚刚这杜卫琪！”沈春晓随口胡诌。赵燕茗一句“恋爱恐惧症”捅到了她的痛处，她只能四两拨千金再给赵燕茗还回去。

赵燕茗没理她的调侃，笑嘻嘻地道：“他似乎也没有生气，看起来挺有风度的，长得也算英俊，春晓，你觉得怎么样？”

“喜欢就去追呗，大不了再相亲一次！”沈春晓打趣。

“你刚说他叫什么来着？”

“杜卫琪！”沈春晓翻白眼，“你该拿点诚意出来，约了相亲，你连人家的名字也不知道！”

“你知道就行了，名片呢？”

“扔了！”沈春晓想了想，挺无奈地回答，她确实是顺手扔在TAXI后座上，连名片上的字都没看清。

赵燕茗笑道：“没关系，我能知道他是谁！”

这点沈春晓相信，凭她杂志社主编的人脉，想要找个人还不是易如反掌？

她就奇怪了，如果是宅女成为剩女那也没什么说的，毕竟交友圈子有限，可赵燕茗人脉广，接触的人多，怎么就连个终身大事也搞不定？

自上次和杜卫琪在Cynthia PUB巧遇，赵燕茗好长时间没有露面，沈春晓的兼职相亲工作终于得以告一段落。

作为市场部经理，她的工作并不闲，出差开会呀之类的事项难免有很多。加上这段时间行政部的经理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天天来她办公室瞎磨叽，明显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她自顾不暇。

而卢浩翔照样是冷嘲热讽，齿锋如刀，她得打起十二分精力进行有力还击，所以，她也没去八卦地打听那杜卫琪何许人也。

日子在悄无声息中过去了一个月，沈春晓成功地把行政经理满腔的热情给慢慢消磨了。

她专心应付着上司一再加压的工作量，自己的所谓终身大事是不用考虑的。感情